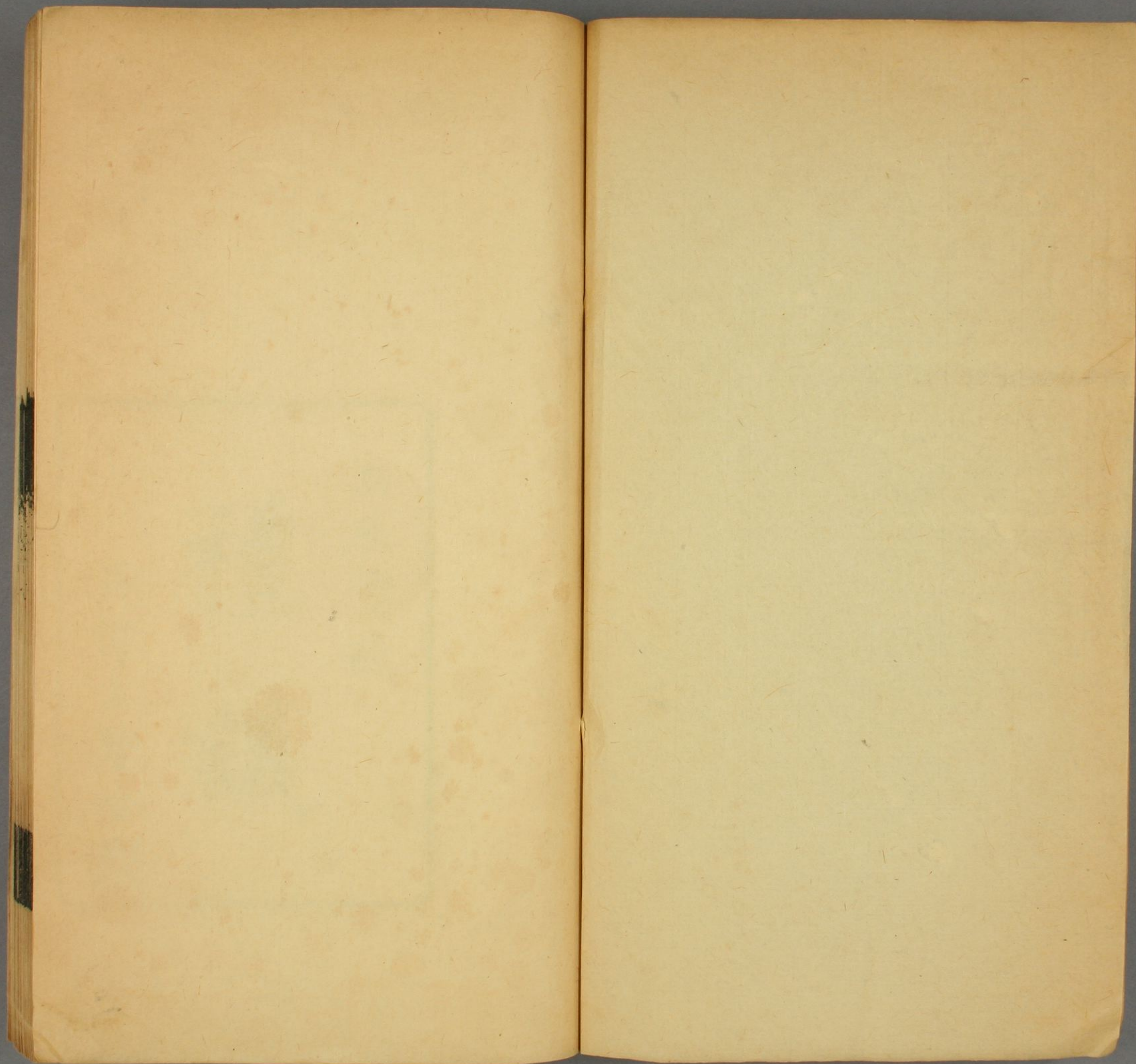


74  
6275  
1





丙辰仲秋

禮議

吳郁生署檢



74  
6275  
1

南林劉氏  
求恕齋刊



去味均平齋

禮議序

光緒季年

朝廷依漢代故事特開禮學館徵天下知禮之儒集議於其中我世丈曹君直先生與焉先生博聞多識於書無所不覽三禮之學尤為專家此禮議二卷即在館所撰錄者又在資政院時所為律議附之其議律猶議禮也嘗謂儒家之業莫重於禮昔在戰國大儒孫卿承孔子之緒著書三十二篇究其指歸皆懸禮以為程其修身篇曰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甯王霸篇曰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

序

一求恕齋

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大略篇復總言之曰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甯禮之爲用若是其大孫卿旣不憚反覆言之而又於彊國天論兩篇揭其要旨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然則禮固司國家之命者惜孫卿後千餘年惟先生知之顧先生議禮時天下猶未亂也其所隱憂深計又早若有厝火積薪之懼至於考據經史參酌古今莫不曲爲之防事爲之制而仍有今日者國家之害中於新學蓋與孫卿時楊墨末流挾其爲我兼

愛之說以橫挾藩籬後先如出一轍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斯之謂也及夫姦言邪說行中國者垂二十年禍機所伏勢必一發而不可救而大命焉有不傾者嗚呼禮爲國家之命豈不信哉今日者禍變至此不得不求挽回之術則仍曰惟禮可以已之夫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先生往昔所以斷斷者正因乎是今所議具在其經奏御者不過十之二三而未行者且七八焉一旦聖人復起審是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安見我國家之命不因復禮而存乎竊願於先生禮議操左券也雖然刑律爲吾儒所不道今亦附於其

後何也曰法家者流信賞必罰以輔禮教古人言之矣  
卽以孫卿書論其正論篇辨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固  
與議兵篇論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班固並取  
之爲刑法志矣以其言兵刑也何以議兵篇論疆國之  
本威行之道功名之總至於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  
不用亦言兵刑而司馬遷取其文次諸禮論篇中以爲  
禮書哉明乎禮俗隆則本無所謂刑罰也而先生編次  
之微意概可知已先生自遭國變棄官家居聞去歲一  
游兗州之嶧縣嶧爲古蘭陵地孫卿嘗終老於斯先生  
訪其祠墓至於低徊不能去遙遙千古若有元契冥感

者其孫卿氏之儒與余旣重其書授諸梓而并述所臆  
如此丙辰夏四月吳興劉承幹謹序

禮議序

光緒戊申識曹君直侍讀於都門時君爲禮學館纂修  
余爲憲政館參議又共事於內閣會議政務處見其淵  
懿深厚有古學者風談次知爲馬遠林先生外孫遠林  
先生先大夫至交樸學君子也童時屢聆緒論夙所服  
膺知君淵源之有自矣宣統庚戌資政院成立又與君  
同爲議員先是法律館奏進新刑律草案下憲政館余  
曾駁其有妨禮教諸條到院復建議修正君任法典股  
亦屢作駁議而於余說尤贊成時流多以頑固黨訕之  
不顧也每相與深論劇談輒憂禮教陵夷神州將有陸

沈之懼不謂曾不幾時遂丁今日之世也國變後不相見者數年昨歲晤於吳門握手欷歔恍若夢寐別後書來以禮學館所作禮議二十五篇附資政院駁刑律議四篇刊本見示受而讀之探源經心博綜史志根往聖之微言訂

昭代之彝典中如皇子親王親迎禮公主釐降見舅姑禮子爲母婦爲舅姑服諸議類能於綱常之古義抉其精微而滿漢丁憂人員請通行三年喪議尤爲扶持名教之大端至駁刑律諸議直斥之爲無父無君視吾所言更爲痛切益足見其悲天憫人之苦心毅力矣於戲

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而不去國雖危猶可冀其不遽亡禮之明是非如鏡之鑑妍媸亂臣賊子無所遁其形故邪慝之惡禮猶嫫母之惡鏡必盡去之而後快君之議禮及與余共爭禮教於刑律乃獨爲之於人所不爲眾咻喧沓之日宜其勞而無功也雖然秦焚經籍而儒者藏書於山巖屋壁之間聖道卒賴之明於萬世今之廢禮與秦之焚書類矣君之是作藏之名山傳諸其人或足爲他日撥亂反正之大用也乎歲在柔兆執徐相月桐鄉勞乃宣序



禮議序

禮議上下卷吳郡曹侍讀君直在禮學館建議之文也  
吳興劉郎中翰怡鋟諸木三月而成已校定可摹印敘  
曰光宣之間啼矣邪伏於帷牆之間五細六逆旋相爲  
用隱民造作言語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因內反死生五  
閒俱起以襲我不丕基指鹿以爲馬甘口鼠行舌痂火  
沴詛物爲創大人患失而惑則亦俛眉揖客承筐將之  
崇長信使俾姦宄於邦邑潰潰回遁詩人所嗟乃罔畏  
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父師歎焉泰山之石穿溜單極  
之統斷幹積微成著蓋至於九年憲法之布而本實撥

序

一求恕齋

枝葉害矣變亂之始自刑典支蔓於官制財用兵戎迭變迭更最後設禮館朝廷眩制作之華言不知其柔道陰行無上無法無親伺間逞也百川沸騰不可遏星炎孛孛與日朝夕常伯常任準人私憂竊歎哀哉不能言老師宿儒或乃曲學阿世抱薪挾火當時抗議刑律諍論於庠序若勞提學玉初劉侍御幼雲十手所指落落數人爾禮說深博助我者希曹君奮寒儒苞并千載之盈縮羅絡百氏之異同本諸經疏參之史傳故事得制作之原以摧破邪逆折牙角其文詞溫溫儒者而機張括省言必中慮非聖者徒噤不得語禮議都凡二十

五篇附以律議四篇諤闡闡干城名教偉哉昌言勇過賁育矣曹君言禮館中虛心直志不違道以干譽主其議者實爲溥玉岑尙書合志同方相與搜剔刮摩張皇正義則婁張聞遠華亭錢復初兩孝廉之力居多當時爛塘沸羹由行艱苦事過時遷永思惻怛鄭瞽溺庭謂國無人淮南睥睨漢朝發蒙振落曹氏此書觥觥儒效不可不亟傳抑元祐君子之微言滄於宣政日錄是非不大白則禮館建立本末朝議時論繫月繫日亦不可不著其實錄以詔後世也余屏外臺察淵見紕被書顧問邱蓋喑哂獨不意風雨雞鳴卯酉午亥之際聞茲

德論光我

聖清有曹君而禮典不亡衡厥重輕非僅何承天王儉  
任預庾蔚之比也接君言論識君恨晚責沈之譏滋愧  
胤爾宣統丙辰秋九月沈曾植

禮議卷上目錄

禮書當列廢禮新禮議

禮書不當與憲法合訂議

攝政王攝祭

南郊禮議

經筵致祭

傳心殿禮議

德宗景皇帝升祔大禮議上

德宗景皇帝升祔大禮議下

攝政王輿服議

目

天子冠禮議上

天子冠禮議下

冠禮無樂議

冠禮見母不見父議

皇后

廟見禮議上

皇后

廟見禮議下

禮議卷下目錄

皇子親王親迎禮議上

皇子親王親迎禮議下

公主僮降見舅姑禮議

昏禮加景非蓋首議

昏禮舅姑在無廟見議

救護日月禮議上

救護日月禮議下

喪禮子為母婦為舅姑服議

喪禮三殤服議

滿漢丁憂人員請通行三年喪議上

滿漢丁憂人員請通行三年喪議下

古無丁憂人員當差服議

附律議

駁刑律改易服圖議

駁刑律刪除此附議上

駁刑律刪除此附議下

駁刑律罰金議

光緒三十三年十月禮部尚書臣溥良奏調臣元忠入

禮學館充纂修官旋宣統元年二月內閣學士臣甘大

璋疏請憲政禮學法律三館亟宜貫通

上諭著禮部法部會同集議後咨商憲政編查館再行

覆核而臣元忠又於二年四月奉

旨充資政院議員其年九月開院分任審查法典是臣

之所職漢議郎博士之事也先後五年於禮律皆有條

議今通禮幸將告成不自揣量竊援漢書禮樂志所云

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續漢百官

志引小學漢官篇注安帝時樊長孫與越騎校尉劉干

秋書曰漢家禮儀叔孫通所草創皆隨律令在理官藏

於几閣之例謹編次禮議而以律議附焉時宣統三年

七月

誥授中憲大夫 奏調禮學館纂修官 欽選資政院

目

三求恕齋

議員辦理內閣制誥局事務侍讀加五級臣曹元忠恭  
紀



禮議卷上

求恕齋叢書

吳縣曹元忠纂錄

吳興劉承幹參校

禮書當列廢禮新禮議

光緒三十三年

朝廷俞四川督臣岑春煊之請

詔於禮部設館編訂禮書纂修臣曹元忠竊謂此次奉

敕修禮自以乾隆道光兩次所修

大清通禮為主凡通禮所有如吉禮之賓興釋褐嘉禮

之順天鄉試宗室鄉試繙譯鄉試繙譯鄉試覆試直省

禮議上

一求恕齋

鄉試文會試宗室會試宗室會試覆試繙譯會試繙譯  
會試覆試

臨軒策士傳臚放榜

朝考釋褐順天武鄉試直省武鄉試武會試武會試覆  
試武

殿試武傳臚鄉試燕會試燕

恩榮燕會武燕等今武科既廢而文闈鄉會試亦於三  
十一年七月奉

旨停止自應別編為卷名曰廢禮其通禮所無如外務  
部所掌各國使臣

覲見燕饗等儀陸軍部所掌閱操升礮舉旗等儀學部  
所掌謁

聖拜

牌給憑考試等儀欽遵本年六月

上諭現在學禮軍禮賓禮既應因時制宜之

旨亦應別編為卷名曰新禮廢禮新禮各自為卷本於  
宋之太常因革禮宋史禮志及玉海禮儀部記治平太  
常因革禮云以開寶通禮為之主而記其變其無所沿  
於通禮者謂之新禮通禮所有而建隆以來不復舉者  
謂之廢禮今傳鈔八十三卷本太常因革禮雖已殘闕

就所存吉嘉軍凶四十九卷外有廢禮一卷新禮二十一卷似宜據其次第列廢禮於新禮之前以符古制顧或謂治平禮書有廢禮新禮者以其爲太常因革禮也與今所修

大清通禮名義不同則體裁亦不能強合不知治平因革禮以開寶通禮爲主開寶通禮又以顯德通禮爲主夫顯德爲通禮之始五代史周書世宗紀云顯德五年敕實儼集通禮儼上言請依唐會要門類上自五帝迄於聖朝悉命編次開元禮通典之書包綜於內名曰大周通禮今所傳殿本無此文當經館臣刪改茲據五禮通考所引是通禮函有因

革之義故謂之通推之凡謂通者皆然卽以通典禮篇言之所載開元禮纂類新禮也其歷代沿革禮並及大唐者舊禮亦廢禮也蓋廢禮爲所損而新禮爲所益列廢禮新禮卽孔子所謂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所損益可知之意也自周末檀弓特記禮所由廢而新禮之名見於後漢書曹褒傳後世仍之爲蘇洵姚闢廢禮新禮之所本今若復本太常因革禮爲之旣非不知妄作卽求諸通禮名義亦無所謂不合也謹議

禮書不當與憲法合訂議

禮議上

三求恕齋

今年七月都察院代奏舉人陳焯呈請合訂禮法以立



憲政有修訂禮書即參訂憲法相助爲理且擇善而從等語竊以爲爲此言者非惟不知禮也抑且不知憲法孰甚考今所謂憲法就英法語言之猶言政治法耳對音言英語謂之康司的透欣耐來伯立自日本譯其書的克司法語謂之公司帝得禹西翁筆授者迺取周禮傳合之曰憲法殊不知周禮憲法專屬刑禁秋官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注云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者國之五刑所以左右刑罰蓋即士師所掌國之五刑之灋謂宮禁官禁國禁野禁軍禁書而縣於門閭者由王朝頒諸列國則管子立政篇首憲云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迺出

令布憲於國太史既布憲入籍於大府故戰國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臣亡子不得與焉安陵君所引爲周憲法上篇之文而其言即檀弓邾婁定公所云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二語明是憲法專屬刑禁後世猶以刑部爲憲部是其塙證故凡表縣之法皆謂之憲即皆屬於刑禁雖天官冢宰所縣治象之灋地官司徒所縣教象之灋夏官司馬所縣政象之灋與秋官司寇所縣刑象之灋同在象魏似憲法不盡刑禁者然觀

小宰小司徒小司馬職文關不具小司寇職皆云帥屬觀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其下並有憲禁之事與縣象象魏相為表裏可知縣象象魏皆屬刑禁而春官宗伯所屬祇太史兩言不信者刑之顧考其所掌為六典八灋八則之簡記即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之事所以贊冢宰殷制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俱隸太宰曲禮天子建天官節是也至周初仍之故左定四年傳有成王分魯公以祝宗卜史之事及定周官乃割太宗以下為春官然太史掌六典八灋八則尚與冢宰相副貳則亦參用殷制通典職官序所謂參考殷官制為周禮也其餘無言刑者是以宗伯之職獨無縣禮象之灋於象魏之文而小宗伯亦無帥屬觀象及憲禁之語然則周禮憲法既屬刑禁與禮

無涉今之憲法并非周禮所謂憲法與禮更無涉矣尙何禮書憲法合訂之有哉謹議

攝政王攝祭

南郊禮議

今月二十有九日日南至將有事於

南郊

皇帝沖幼且在梁闇之中未能

親奉尋故事有遣官致祭者祭統所謂有故則使人可也顧

圜丘大祀為禮至重誠宜

禮議上

五求恕齋

攝政王莅事以崇報本反始之義迺下祠官議所行典禮竊謂

攝政之事既法周公則周公郊天之禮即可為

攝政王法謹案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續漢祭祀志注載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此文以為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南齊書禮儀志載祠部郎何佟之議亦謂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而唐元宗注因之蓋就居攝而言在周公為代成王則成王郊天之禮即周公所行之禮在

攝政王為代

皇帝則

皇帝郊

天之禮即

攝政王所行之禮凡

欽定大清通禮所載

南郊諸禮皆可遵行第行禮之時所當別於

皇帝親奉者有二一為祝曾子問云天子崩既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注既葬彌吉祝畢獻而後止郊社亦然則郊天有攝主獻祝也攝主祝辭惟曾子問有祝曰孝子

禮議上

六求恕齋

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爲士攝大夫之禮而其辟正主之意有可類推今

攝政王行

圜丘祭禮宜於祝版恭書嗣天子臣御名年在沖齡其攝政王某攝行祭禮敢昭告於

皇天上帝以明

皇帝主祭春秋繁露稱郊祝九句大戴禮載其文云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注云古祝辭則云嗣王某或曰一人某王者親告之辭也是其義也一爲嘏周禮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筭歷而皆飲之注冢宰佐王祭

亦容攝祭筭讀如尸嘏之嘏故鬱人受舉筭注以王酌

尸尸嘏王說之謂受祭福也而攝主於受福告利成必

歸致福少儀爲人祭曰致福注云攝主言致福是也今

圜丘祭禮

攝政王宜飲福受胙而致之

皇帝漢書賈誼傳注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

祠還致福是其義也至於讀祝受福胙拜位

皇帝親奉在

郊壇弟一成午階上而以弟二成黃幄次爲行禮拜位

攝政王宜稍示區別或讀祝受福胙卽在行禮位而

攝政王行禮必當

皇帝拜位大宗伯所謂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也是故  
宋書禮志亦稱元興應郊朝議以爲依周禮宗伯攝職  
三公行事雖漢魏以後未爲典要而攝位之禮周公制  
之

攝政王即可行之其事不必徵諸後世也卽以周公而  
論召誥云乙卯周公朝至於洛丁巳用牲於郊牛二此  
郊特牲所云帝牛稷牛周公郊天之事而漢書郊祀志  
載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則云成王郊於維維邑者  
推天下後世之心無不知周公行郊天之禮成王主之

卽無不知

攝政王行郊

天之禮

皇帝主之蓋重在行禮雖

攝政王莅事不啻

皇帝親奉也謹議

經筵致祭

傳心殿禮議

禮學館纂修臣元忠伏查通禮

經筵致祭

傳心殿篇云歲以春秋仲月

皇帝御經筵之日遣官一人祇告如

特行崇典則

皇帝親詣又於上香讀祝皆云

皇帝行二跪六叩禮竊謂

傳心殿所奉

皇師

帝師

王師

先聖

先師始於明嘉靖時明史禮志云聖師之祭始於世宗  
每歲春秋開講前一日皇帝服皮弁拜跪行釋奠禮祭  
於文華殿東室我

高宗純皇帝欽定禮記義疏又於文王世子凡始立學  
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節特引嘉靖閒於文華殿春秋  
開講親行釋奠禮事所以明君子有事不忘本也而明  
之文華殿東室即我  
朝之

傳心殿通禮定為遣官告祭以文王世子天子視學乃  
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言之於禮亦合顧注

云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詳釋鄭義今之

皇帝臨雍迺禮所謂天子視學使有司行事可也及

御經筵必當親祭以爲

先聖

先師報況

先師孔子業於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奉

旨升爲大祀若

傳心殿仍遣官告祭則降爲中祀矣似遣官告祭諸禮

應請刪也又

先師孔子既升大祀則

文廟釋奠

皇帝行三跪九叩禮矣祭

傳心殿當亦如之若於

先師行三跪九叩禮而於

皇師

帝師

王師

先聖位前行二跪六叩禮是顯示

皇師以至

先聖仍在中祀恐非  
皇帝尊師重道特與

先師合祭之心似二跪六叩諸禮應請改也或謂若然  
則

皇師

帝師

王師皆歷代帝王廟所奉者也盍請以歷代帝王廟並  
升大祀

皇帝親祭亦行三跪九叩禮俾與

傳心殿統歸一律乎不知

傳心殿所奉

皇師

帝師

王師非祭歷代帝王祭先聖先師也故自明至今皆云  
行釋奠禮於祭歷代帝王廟何與而欲以大祀請乎且  
歷代帝王廟列在中祀本沿明制雖明史禮志有洪武  
七年八月帝躬祀之文然其下又云二十一年令每歲  
郊祀附祭歷代帝王於太祀殿仍以歲八月中旬擇日  
遣官祭於本廟則仍爲中祀矣至於郊祀附祭據春明  
夢餘錄載大學士宋訥帝王廟碑云三皇五帝祭於肆



類僅見於周知明初誤從周禮小宗伯鄭司農注四類  
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之語非後鄭義也若  
從後鄭義則歷代帝王之祀在周禮謂之都宗祀都宗  
人掌之注云都或有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是  
也賈疏云案史記伏羲已前九皇六十四民並是上古  
無名號之君又小宗伯疏案史記云九皇氏沒六十  
四民與六十四民沒三皇與今史記無此語蓋即封禪  
書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  
宿風伯兩師四海九臣十四臣即此九皇六十四民之屬凡  
百餘廟所謂九皇猶是未誤之本此必唐世諱民展轉竄  
文比德於九皇猶是未誤之本此必唐世諱民展轉竄  
改遂作九臣十四臣而賈公彥所見本則明是九皇六  
十四民因衍其語意為九皇氏沒六十四民與六十四  
民沒三皇與觀下云彼雖無三皇五帝之文而所引史  
記明有三皇與觀下云彼雖無三皇五帝之文而所引史  
封禪書語意也至鄭司農注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

咸祀者本漢舊儀文御覽禮儀部引云又祭三皇五帝  
九皇六十四民皆古帝王凡八十一姓是也又以史記  
索隱所引漢書舊儀祭參辰於池陽谷口夾道證之知  
衛宏所言皆封禪書雍祠之事益信史記九皇十四臣  
為九皇六十四民之譌矣若漢書郊祀志亦作九所謂  
臣十四臣者殆後人又據誤本史記妄改者也  
因國無主即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  
後者蓋有主後者其後主其祭無主後者天子因國於  
其地念其無後為之祭主然都宗人職云凡都祭祀致  
福於國則非天子親祭明甚故明太祖於歷代帝王廟  
始雖躬祀終亦遣官致祭誠以天子親祭則歷代帝王  
與祖宗何別歷代帝王廟與太廟又何別過而之厚將  
何以事太廟之祖宗哉臣故知歷代帝王廟之大祀必

禮議上

三求恕齋

不可行應毋庸議而惟於  
經筵致祭

傳心殿之禮竊願以刪改爲請也謹議

德宗景皇帝升祔大禮議上

今月十七日禮部以舉行

德宗景皇帝升祔典禮請事下太常在館諸臣議所以

行大禮者竊謂

德宗景皇帝與

穆宗毅皇帝於義君臣也於恩兄弟也門內之治恩揜  
義門外之治義斷恩今

升祔

太廟禮之臨示天下萬世者其亦從兄弟異昭穆之說  
乎而其說之見於左氏公羊穀梁傳及國語者不待言  
矣考其謂兄弟同昭穆者則自晉元帝時賀循始其言  
曰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此晉書所  
載循議也而舊唐書禮儀志載睿宗祔廟太常博士陳  
貞節蘇獻等議武宗祔廟禮儀使議因之曰殷人六廟  
比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此則四代  
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此通典所載循議也而宋史  
禮志載太宗祔廟禮官議仁宗祔廟孫抃議因之夫亡

新纂逆漢祚中絕光武崛起詎得謂成帝之後至盤庚陽甲兄弟相及殷禮也後世太廟悉從周禮顧以殷禮行之可乎若行周禮而有盤庚陽甲之事則武丁之世陽甲爲昭盤庚爲穆小辛爲昭小乙爲穆其於祖丁南庚之廟自當迭毀亦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之義何爲其不然乎而唐宋諸臣附和其說者不過因元宗爲睿宗之子其祔睿宗也自不欲與中宗異昭穆眞宗爲太宗之子其祔太宗也自不欲與太祖異昭穆姑以循議阿意順旨耳雖然循創兄弟無相後之議猶謂晉懷帝入廟惠帝廟應別立也通典載其文略云古者帝

各有廟廟之有室以象常居未有二帝共處之義如惠懷二主兄弟同位於禘祫之禮會於太祖自應同列異坐而正昭穆至於常居之室不可以尊卑之分義不可黷故也蓋亦知惠懷嘗爲君臣而仍言禘於太廟兄弟同昭穆卒啟唐元宗宋眞宗之失者病在以兄弟論君臣而不知旣爲君臣卽不能復論兄弟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大傳云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鄭注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是也故周禮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

爲左右疏云兄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別昭穆就賈公彥所言兄弟兆域必異昭穆廟祧可知禮家精義足補經注所未及願自古以來深明此意無如我

德宗景皇帝者在昔

臨御之初雖奉

孝貞顯皇后

孝欽顯皇后懿旨承繼

文宗顯皇帝爲嗣而

欽定大清會典所載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穆宗毅皇帝崩

德宗景皇帝截髮辮成服居處倚廬縞素百日仍素服二十七月按諸喪服傳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之義夫豈有異且會典又載光緒五年閏二月初二日

穆宗毅皇帝

孝哲毅皇后升祔

太廟

德宗景皇帝所行之禮悉如同治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文宗顯皇帝

孝德顯皇后升祔

禮議上

五求恕齋

太廟

穆宗毅皇帝所行之禮仰體

聖意其豫爲今日計者理章章矣設一旦恭奉

神牌與

穆宗毅皇帝同處昭位度

德宗景皇帝在天之

靈豈能安此況自漢至今

太廟之制

帝

后同室若與

穆宗毅皇帝同處昭位則於

孝哲毅皇后有嫂叔之嫌度

德宗景皇帝之

神靈必更有蹙然大不安者若與

穆宗毅皇帝同處昭位而異室則是弟居孫位正如朱

熹周九廟圖爲馬端臨文獻通考所譏尙不若從左氏

公羊穀梁傳及國語之說兄弟異昭穆之爲得也或謂

兄弟異昭穆得乎禮矣其如

孝貞顯皇后

孝欽顯皇后懿旨何曰唐中宗之主元宗旣出爲別廟

禮議上

去求恕齋

矣而通典載河南人孫平子上封事論睿宗之於中宗猶以臣子一例爲言宋太祖之室太宗旣稱爲孝弟矣而宋史載戶部尙書張齊賢等言論太宗之於太祖猶以爲人後者爲說彼豈不知中宗睿宗太祖太宗之名分旣定哉徒以將順匡救奉上之本心勿欺而犯事君之要道故雖遇元宗眞宗之主猶欲盡其獻替何況

德宗景皇帝升祔

太廟奉

敕詳查典禮凡在臣子豈敢如孟子所戒謂其君不能者遂同唐宋諸臣附和於賀循兄弟同昭穆之議以自

蹈欺罔也哉謹議

德宗景皇帝升祔大禮議下

今月十六日禮部奏

升祔大禮主

德宗景皇帝與

穆宗毅皇帝同處昭位奉

旨著內閣各部院翰林給事中御史詳慎妥議具奏而議者多主兄弟同昭穆之說閒有主異昭穆者復不敢以爲人後者爲之子爲言則進退失據違失春秋之義矣夫春秋經者仲尼之微言傳者七十子之大義經於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書躋僖公左氏公羊傳既以父子祖禰爲言穀梁尤善於經則云逆祀是無昭穆也可知春秋之義兄弟異昭穆矣又云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可知春秋之義親若兄弟厭於尊尊必以爲人後者爲之子矣而穀梁於此發傳者春秋之作所以別嫌防微絕亂臣賊子之萌也夫魯以周公明德之後自考公煬公諸君兄弟相及叔牙謂莊公遂有魯一生一及之言以爲口實見於公羊莊三十二年傳顧史記載其事稱莊公問嗣於弟叔牙猶曰慶父在可爲嗣君知其先兄弟相及無不以爲人後者爲

之子也至於文公躋僖公幾失此義得春秋書之而復明故魯世家云魯起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則自考公煬公以至昭公定公其兄弟相及者皆一君爲一世矣皆一君爲一世皆兄弟異昭穆矣皆兄弟異昭穆皆爲人後者爲之子矣此司馬遷之言采自世本可傳信於天下後世者也而議者猶謂爲人後者爲之子公羊成十五年傳文也其於仲嬰齊之爲兄歸父後何休明云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則弟爲兄後何休非之矣不知春秋之義天子諸侯皆世卿大夫不世故公羊隱三年傳云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昭三

十一年傳云大夫之義不得世歸父大夫也而以弟爲後僭天子諸侯之禮是以非之若天子諸侯之繼世爲人後者爲之子之禮卽從此生又焉得而非之而議者猶謂爲人後者爲之子旣爲天子諸侯之禮何以文二年傳躋僖公何休又云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乎不知此依據後漢世祖廟祫昭穆以說春秋而非事實也後漢書周舉傳云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諫議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議舉引閔僖之事謂殤帝

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夫繼殤帝者安帝也而順帝復爲安帝之子以爲人後者爲之子言之安帝當爲殤帝之子順帝則爲殤帝之孫舉迺云殤帝爲父順帝爲子知後漢祫禘之圖必以世祖東向明帝與和帝南面西上章帝與殤帝安帝北面西上而殤帝安帝以兄弟論竟同昭穆矣究其同昭穆也出於舉閔僖之論故休有近取法春秋之說復以殤帝安帝兄弟旣同昭穆春秋閔僖當亦如是故又有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之語以後例前詎云事實若以事實論



則春秋以爲人後者爲之子閔僖當異昭穆據經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知魯之廟制仍禘於太廟時逆祀爲之有若桓公爲昭則莊公爲穆僖公爲昭則閔公爲穆惟桓宮與僖宮相次故司鐸之火踰公宮而並及僖隱桓閔僖論兄弟而同昭穆豈有舍隱閔而但災桓僖之理哉是休之言非也而議者猶謂休言固非然禮記禮器疏引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爲大惡也許君謹按同左氏說鄭駁之云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不順爲小惡也恐鄭君不從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而謂兄弟當同昭穆矣

豈其言亦未是與不知鄭注王制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云不順者謂若逆昭穆據此以證駁異義卽知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不順謂逆昭穆是鄭未嘗不主兄弟異昭穆也鄭主兄弟異昭穆而云兄弟無相後之道者蓋謂周禮兄死立子而弟無爲後之道檀弓微子舍其孫而立衍注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爲後可證也魯不得已以兄弟相後僖公之主自當在閔公之下迺反升其上逆昭穆矣然究以兄弟相後爲父子故其逆昭穆也爲小惡以別於逆父子之昭穆爲大惡則不得不先言兄弟無相後之道明閔

僖以兄弟相後而爲父子鄭義如此何嘗與爲人後者爲之子之義相刺謬哉且鄭固持爲人後者爲之子以論閔僖也故王制疏引鄭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僖公三年禘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爲祫新君三年爲禘則是魯禮禘祫志謂僖公爲閔公服喪三年矣焉有服三年之喪猶云兄弟無相後之道者乎況漢書師丹傳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之議鄭不容不知之也是故考諸春秋兄弟異昭穆之義生於爲人後者爲之子爲人後者爲之子之義生於天子諸侯之繼世論繼世之義我



穆宗毅皇帝繼

文宗顯皇帝者我

德宗景皇帝繼

穆宗毅皇帝者也議者知之言兄弟異昭穆矣而於爲人後者爲之子復有所不敢言其亦未聞宋劉敞爲兄後議之言乎其於春秋爲人後者爲之子之義可謂明辨哲矣遇

聖天子議禮之世正當述往哲之前言定

皇朝之大典而依違遷就內媿毋隱之心進退變化外慚知禮之目庸有當於臣子建言之旨乎故孔子曰毋

輕議禮謹議

攝政王輿服議

今月二十日內閣各部院議奏

攝政王禮節內開輿服等詳細章程應酌量比照攝政  
睿忠親王體制成案等語而不知順治元年所定攝政  
王冠服等制事在

國初典章文物尙多草創故

欽定八旗通志但載攝政王護衛而不及冠服蓋以攝  
政王冠服較諸

皇朝禮器圖式所載

皇帝衮服繡五爪正面金龍四團兩肩前後各一似八  
團龍之服爲非制矣又載

皇帝朝帶二一用龍文金圓版四每具銜東珠五一用  
龍文金方版四每具銜東珠五似每版嵌東珠六顆之  
帶爲非制矣又載

皇太子冬朝冠上綴朱緯頂金龍三層飾東珠十三似  
頂用東珠十三顆之冠爲非制矣竊謂攝政之事始於  
周公宜考周公當時之車服以定

攝政王輿服之制謹案周禮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  
下如王之服故九罭爲成王迎周公之詩則云衮衣繡

裳可知攝政時服袞繡也巾車云金路鈎樊纓九就同  
姓以封故左傳祝佗私於萇叔則云封魯公以大路以  
魯世家周公相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言之可  
知攝政時乘金路也夫袞繡九章金路九就典命所謂  
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也  
周時天子之下王太子王子非爵也故下於天子一等  
爲上公之禮猶我

朝

皇帝之下

皇太子

皇子亦非爵也故下於

皇帝一等實爲親王之禮周公用上公之車服則

攝政王卽可用親王之輿服而後與典命所云攝其君  
則下其君之禮一等爲能訢合而無閒也雖然有不能  
盡守下於君禮一等之說也

國家布憲之期定以九載中外交際至此當益繁多設  
有外國君長親來朝會在我自當待以君禮則

攝政王相見之時尙宜行權以尊體制觀於覲禮天子  
袞冕負斧依而明堂位於周公亦云負斧依則周公服  
天子之服矣周禮隸僕王行洗乘石而淮南子齊俗訓

於周公亦云履乘石則周公輿天子之輿矣夫周公有事君之小心表記言之而車服有時用天子者中論爵祿篇所謂周公之爲諸侯臣也及其踐明堂之阼負斧扆而立則越裳氏來獻白雉故身不尊則施不光居不高則化不博也然則周公於大朝覲得用天子車服猶大誥注周公攝政命大事則權稱王之例矣是在攝政王臨時裁斷而不得以常禮論焉謹議

天子冠禮議上

禮記冠義云冠者禮之始也是故聖王重冠而禮經有士冠禮無天子諸侯冠禮者非天子諸侯無冠禮也天

子諸侯而行冠禮必孤子也故大戴記公冠篇首云公冠自爲主與士冠禮所云若孤子則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亦自爲主其禮相同於是繼之云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與公同也所以明公冠既醴降自阼之外皆同於孤子也大戴記既知公冠之同於孤子又知孤子冠之不同於士者士冠禮言之則其餘皆行士禮以孤子亦士也而公冠有不得同於士者故別於士冠三加也則云公冠四加別於士禮賓以壹獻之禮也則云饗之以三獻之禮別於士贊冠者爲介也則云無介別於士酬賓束帛儷皮也則云其醕幣朱

錦采四馬凡禮之必別於士者所以明其爲公冠也故其下附記太子與庶子冠卽云其禮與士同其饗賓也皆同則知上之所記皆公冠之不與士同者矣知公冠之不與士同卽知與孤子所行之士禮不同而其同者孤子禮也是以孤子冠在禰廟義取受成於父曾子問所謂父沒而冠掃地而祭於禰也至公冠則在祧廟義取傳重於祖左襄九年傳所謂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也而士冠禮於孤子冠不詳掃地祭禰之事故大戴記於公冠亦不載裸享祧廟之制意可知也雖然大戴記公冠篇諸侯冠禮也而云天子儼

焉何以見天子冠之同於諸侯哉於是篇終附以成王冠事明天子冠禮與諸侯同也故其時劉向序說苑於修文篇亦言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而說之曰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是天子冠禮同於諸侯之四加有明文也至說苑又云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而今本大戴記脫卿爲賓語檢南齊書禮儀志載尙書令王儉議大戴禮記公冠篇云以卿爲賓可證諸侯以卿爲賓其卿三命天子當亦以卿爲賓其卿六命又義之可類推者是故天子冠禮同於諸侯諸侯冠禮同於孤子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天子諸侯卽不能不行孤子

之冠禮大戴記依士冠禮所言之孤子冠爲公冠篇也亦后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家法也謹議

天子冠禮議下

自大戴記公冠四加有元端皮弁朝服元冕之差其後天子每加元服奉爲冠禮故續漢禮儀志云儀從冠禮而劉昭注引成王冠事亦稱冠禮是漢時天子以公冠篇爲冠禮矣惟公冠篇但云天子儼焉未詳四加爲何冠獨斷又歷記各冠末云古者天子冠所加者其次在漢禮據宋書禮志稱禮儀志又云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皆於高祖廟晉書禮志於此下

復有以禮謁見世祖廟之文皆云按此文始冠緇布從古制也冠於宗廟是也漢氏始冠固以緇布然魏書禮志稱司馬彪云漢帝有四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冠疑禮儀志原文本分緇布進賢爲二而無爵弁以爵弁爲天子哭諸侯之冠不當用之嘉禮也顧緇布亦非天子所當冠玉藻明言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則諸侯已上非緇布矣故云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緇布冠纓綏諸侯之冠可見天子諸侯元冠緇布判然不同且卽以元冠論而士冠禮記云委貌周道章甫殷道毋追夏后氏之道其名旣不相襲則後世天子之冠

但當四加以合乎禮自不必泥緇布進賢爵弁武弁通天之制也至冠於宗廟冠義所謂重冠故行之於廟也而天子既冠之後又必謁廟以成禮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夫與天子諸侯同姓者雖降至庶人祖廟未毀其冠猶待告廟則天子諸侯之冠必謁廟也明矣特漢氏以高祖爲太祖世祖爲祖廟既不同禮亦攸分後世羣祔太廟則天子之冠與謁見更不必泥高祖廟世祖廟之制也伏尋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內閣各部院議奏  
監國攝政王應行禮節內稱俟

皇帝年長學成舉行大昏典禮後陳請

親裁大政惟念昏義云夫禮始於冠本於昏與荀子儒效篇云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之義

皇帝誠宜及時先行冠禮於

太廟依

皇朝禮器圖式所載

皇帝常服冠行冠吉服冠朝冠以合四加之制謁廟而告禮成至於

親詣

太廟導從宜用

禮議上

毛求恕齋



皇帝法駕雖於禮無文而通典載漢和帝冠黃香頌云  
皇輿幸夫金根六元虬之連捲建螭龍以爲旂鳴節路  
之和鑾既臻廟以成禮乃迴軫而返宮卽獨斷所謂法  
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續漢輿服志所謂乘輿金  
根建大旂十二旒畫日月升龍駕六馬是也夫而後  
皇帝冠禮皆合於漢制卽皆合於大戴記之制而非唐  
書禮樂志皇帝加元服禮所能比擬焉謹議

冠禮無樂議

冠禮自天子以至於士皆無樂也故士冠禮不言樂而  
大戴禮公冠篇且直言無樂迺政和五禮新儀引五禮

精義云戴禮據公冠記無樂今用樂者五經異義云春  
秋傳說君冠必以金石之樂節之許慎云人君飯有舉  
樂而云冠無樂非禮意也此蓋慎見東漢冠禮皆備樂  
縣如通典天子加元服篇載和帝冠黃香頌云正朝服  
以享燕撞太簇之庭鐘及合朔伐鼓篇載獻帝初平四  
年正月尚書八座議欲卻郊日又定冠禮而月朔日蝕  
博士士孫瑞議冠者必有禋享之儀金石之樂飲燕之  
娛獻酌之報皆東漢用樂之證故慎從而爲之辭然其  
所據不過左襄九年傳金石之樂一語且知春秋之世  
未必盡由周禮也迺復以人君飯有舉樂言之不知正

惟飯有舉樂故周禮膳夫云以樂侑食大司樂云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注大食朔日月半以樂宥食時也則是一飯之微其樂猶必詳述豈有冠禮大典反無言及者可見周時冠禮無樂也惟周時冠禮無樂故曾子問有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雜記又有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冠於次之事倘令有樂必不能喪冠卽能喪冠亦當如通典所載晉太常王彪之議今便準喪冠闕享樂而行事之例晉書禮志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故彪之云闕樂明言冠而不樂今記文不言不樂知冠禮之本無樂也明矣雖然冠禮何爲無樂哉

推求其義蓋與昏禮不舉樂同曾子問云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嗣親卽昏義之著代亦卽冠義之著代代者代父母舅姑爲主也夫使父母舅姑長在焉有子婦爲主之時其爲主也不幸父母舅姑旣沒耳而父之冠子也於阼階舅姑之饗婦也又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在冠昏之初已著子婦代父母舅姑之事不待喪禮主人奉尸斂於棺見坊記所謂殯於客位檀弓所謂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知子之代爲主也更不待旣夕禮徹巾苞牲見雜記所謂旣遣而苞其餘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而知子之代爲主也子爲

主則婦爲主婦故哀公問云妻也者親之主也然則父母舅姑當冠昏之初已自知爲主之不久特方成嘉禮不以傷成人之子授室之婦之心耳先王於是爲制不舉樂之禮俾子婦知非純吉於孝養父母舅姑者思其不可復而先施焉所以教子婦也故郊特牲亦云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注欲使婦深思其義是也顧不用樂之義著於昏禮而不著於冠禮者婦且如此子更可知且公冠篇注云成人代父始有宜盡孝子之感不可以歡樂取之亦欲使子深思其義之意知不用樂猶昏禮也迺自東漢用樂而許慎五經異義和之由是開元禮

亦用樂而韋彤五禮精義又和之至政和時御撰冠禮則已視爲當然明集禮遂有皇帝加元服和聲郎奏樂之文其承譌襲繆久矣今此撰定冠禮敢舉自天子以至於士皆無樂之義以明其非焉謹議

冠禮見母不見父議

士冠禮冠者見母而不見父賈疏云不見父與賓者蓋冠畢則已見也不言者從可知也政和五禮新儀載開元禮義鑑云冠者見母及兄弟何不言見父母及弟是兄弟不在冠位故冠訖而見之歸成之義也父與賓親臨加冠則冠時已見故不言也竊謂其義是矣而猶未

盡蓋冠者禮成見母有敬告之意焉若父則自戒賓時已云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教之故祝也醮也醮也字也其辭雖出於賓而實受命於父孟子所謂禮丈夫之冠父命之也雜記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冠子曾子問將冠子而有齊衰大功之喪皆曰冠子亦冠者承父命而冠自不必以禮成告父其告父者祇曾子問有父沒而冠掃地祭禰之事通典引盧植云本父當成之不能成故已冠而祭之告成之矣為孤子冠禮以未承父命而告之然則承父命而冠惡有見父者哉迺近世不然其在明集禮士庶冠云冠者拜父父為之起拜母母為之起豈不曰吾本家禮

也家禮云父母堂中南面坐冠者北面拜父母父母為之起豈不曰吾本政和禮也政和禮品官適子以下冠禮皆云冠者易服拜父父為起入拜母母為起又豈不曰吾本司馬光書儀何休冠儀約制也顧書儀所云冠義曰見於母母拜之今則難行但於拜時母為之起立即孔疏所謂今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固唐俗也至通典載後漢何休冠儀約制云冠者還房自整飾出拜父父為起在杜佑存此必謂何休所言足補禮經之闕詎知為冠儀約制者非漢何休迺晉何禎宋書禮志載元嘉十一年營道侯將冠詔曰何禎冠儀約制及王堪

私撰冠儀皆家人之可遵用者則冠儀約制出於何禎禎爲晉金紫光祿大夫有集見隋書經籍志是拜父父起又晉俗也晉時去漢未遠已不能會先王制禮之意或以爲見母而不見父似非心之所安於是增拜父父起之文然於母猶云答拜也至唐時又以爲母之於子何庸答拜於是復改母起立不拜之文宋政和議禮局諸臣舉不免流俗之見自必誤以爲漢唐冠禮當於人心而毅然從之殊未思禮之近人情者必非其至惟經義重在成人而與爲禮故雖母子亦用曲禮男女相答拜之義鄭注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是也起立不

拜已失禮意而且冠者取脯爲見母也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今因見父并見母亦不取脯是再失禮也又見母之時冠者爵弁纁裳韎韐未嘗易服也至見君始易元冠元端爵韠今因見父并見母亦復易服是三失禮也合之見父則爲四失魏書禮志稱高祖曰昔裴頠作冠儀不知有四今政和禮以誤從漢唐之故其失亦有四而家禮明集禮不知其四失多從見父而起也而猶襲之今奉

敕補定冠禮恐或者不察反據拜父母父母爲之起諸文以見母不得不見父相難焉故揭士冠禮見母不見

父由於冠本父命之義俾後世得知其義而敬守之也  
謹議

皇后

廟見禮議上

禮記哀公問之言大昏也曰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宗廟  
社稷之主夫所謂宗廟社稷主者非后夫人詎足當此  
而天子諸侯大昏必皆先王先公之既沒者也故有后  
夫人廟見禮以古例今則

皇帝

大昏必當有

皇后

廟見禮而通禮無之者其故有二一由於

冊立

皇后無

廟見宋書禮志載太常丞虞愿議所謂尋廟見之禮本  
修虔爲義皇后登御之初敬謁之道久已前備也願開  
元禮於臨軒冊命皇后篇尙有皇后廟見注云如納后  
儀故明集禮冊皇后篇謁廟儀注卽本開元禮爲文明  
時冊立皇后猶且謁廟大昏可知是以明史禮志載英  
宗大昏儀注有帝后同詣奉先殿行謁廟禮之事我

朝典禮多沿明制不得因

冊立

皇后無

廟見而於

大昏亦無之也一由於

皇后既詣

慈甯宮

朝見

皇太后以爲不必更有

廟見曾子問疏引庾氏所云是也然通典引孔穎達曰

若舅沒姑在者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今其文見賈公彥士昏禮疏知禮家皆不從庾蔚之說故隋書禮儀志於後齊皇帝納皇后禮既云以榛栗棗脩見皇太后又云擇日謁廟而開元禮亦於皇帝納后篇既云朝皇太后又云皇后廟見蓋以家人禮言之朝見皇太后者皇后見於姑廟見者皇后見於舅也禮以人情爲文詎容或闕是以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五日我

穆宗毅皇帝

大昏內務府恭進禮節內載十六日

皇上

皇后同詣

壽皇殿

列聖

列后聖容前拈香行三跪九叩禮畢以次詣

鍾粹宮

慈安皇太后前

長春宮

慈禧皇太后前遞如意行三跪九叩禮而恭親王奕訢  
戶部尙書寶鋆恭進禮節又載

大昏禮成第三日

皇后詣

慈寧宮行

朝見禮計其時爲十七日在

壽皇殿拈香之後檢詳會典掌禮司云建

壽皇殿以供

聖容是

壽皇殿安奉

神御比於宋之景靈宮宋史禮志載元祐納后有皇后  
擇日詣景靈宮行廟見禮之文而政和禮納皇后儀遂  
有皇后朝謁景靈宮節則我



穆宗毅皇帝

孝哲毅皇后同詣

壽皇殿拈香卽行

廟見禮矣並非既詣

慈甯宮

朝見

孝貞顯皇后

孝欽顯皇后卽可無

廟見也是故前代故事

先朝舊章皆有

皇后

廟見禮而光緒重修會典於內務府所掌既不載

皇帝

皇后同詣

壽皇殿拈香禮則禮部所掌

大昏篇自無

皇后

廟見禮由當時纂修諸臣但知依據通禮至通禮於品

官士庶皆有廟見

皇帝

大昏無

廟見誠未之思也今奉

敕重修通禮竊謂宜放開元禮補列

皇后

廟見以重大典毋令後有徐堅李銳施敬本王仲邱之徒議我闕略焉則幸甚謹議

皇后

廟見禮議下

通禮之無

皇后

廟見也既請放開元禮補之顧念會禮之家易於聚訟在議者必謂乾隆道光兩修通禮豈有未見開元禮者其不取皇后廟見禮必以其於古無徵也則應之曰唐開元修禮去六朝未遠其時漢制猶有存者謹案魏書禮志載太常博士王延業議稱阮謚禮圖并載秦漢以來輿服云金根輅皇后法駕乘之以禮昏見廟宋書禮志漢制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根車是也據周禮巾車注云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又云王后始來乘重翟與阮謚禮昏見廟語合是漢制皇后廟見乘金根車當周重翟也續漢輿服志皇后謁廟服早上阜下深衣制

今本作紺上阜下蓋承上文皇太后入廟服而誤據宋書禮志命婦年長者紺繒則紺者年長所服也故依御覽服章部引董通典后妃服章制度云晉依前漢制皇巴輿服志改

后謁廟服阜上阜下是也今本亦作紺上阜下深衣制依晉書輿服志改

者衣裳上下相連漢時謂之袿袍雜記注所謂六服皆袍制如今袿袍袿袍又謂之袿衣內司服注所謂從王祭先王則服袿衣今世有袿衣者蓋三翟之遺俗又謂推次其色則袿衣元又與董巴阜上阜下語相合是漢制皇后廟見服袿衣當周袿衣也周時王后廟見經雖無文然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注云遷朝廟也而內豎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前踰

汪云喪遷者將葬朝於廟可證王后有廟見以漢制推之必乘重翟服袿衣矣故唐開元禮廟見云內僕進重翟於門外皇后首飾袿衣乘輿以出為尙有周禮之遺意而唐書禮樂志不載其事據趙彥衛雲麓漫鈔稱本朝修唐書志表迺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分修今觀禮樂志迺開元禮等語深歎北宋諸賢尙不能於皇帝納后篇全載開元禮僅至同牢而止則開元禮之用心誠不易知矣夫開元禮所以必有皇后廟見者以為皇后之廟見與皇帝加元服之謁廟禮意相同故於廟見行禮節次每云如加元服儀以見其意若謂冠

義云冠於阼以著代也而皇帝之冠已先帝之所不及見祇見於廟所以告爲父後也昏義云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而皇后之來婦亦先帝之所不及見祇見於廟所以告適婦爲舅後也故必至皇帝謁廟而後加元服之禮成皇后廟見而後大昏之禮成晉書禮志載永和二年納后議賀丕王述云今因廟見成禮而賀是其證也乾隆道光修禮諸臣苟知此意必

列

皇后

廟見於禮成慶賀之前斯爲善學開元禮者視開元禮

皇后廟見次於皇帝受羣臣賀各節之後尤得禮意矣迺並不出此其所去取庸有當乎自經秦火禮文殘缺漢唐掇拾補苴猶恐未必盡如周禮之舊以待我聖天子議禮之世本身而作則則存此

皇后

廟見禮恭備

皇帝

大昏行之禮館諸臣具肩斯責不敢不反覆陳之者以禮之不可不深長思也謹議

禮議上終

